

閑良
田
憶
錄

朵云现代国画家丛书

关良回忆录

——关良自述 陆关发整理

上海书画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关良的画从传统的绘画技法中脱胎而出，又把某些西洋画的技巧融会于中国画，极有个性，可以说是当代画坛上的一位巨匠。他的成长过程和绘画经历很可以启迪读者。本书绝大多数图片都是首次披露于世，他的素描、油画、水墨戏曲人物画以及他所酷爱的音乐、戏曲方面的见解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艺术观。

在中国画艺术丛集《朵云》一、二、三集连载《关良回忆录》的基础上，本书作了大量的增补。



关良近影 沈治昌摄

目 录

一、	小小舞台	1
二、	稚子涂鸦	7
三、	东瀛求学	11
四、	艺海初探	17
五、	“嚶嚶”友声	23
六、	归国初展	29
七、	“创造”之缘	35
八、	“携”笔从戎	43
九、	腕底“粉墨”	56
十、	辗转西南	61
十一、	返杭琐记	80
十二、	问艺齐老	92
十三、	东德纪游	100
十四、	艺贵独到	113
十五、	劫后遗珠	116
十六、	鹭鸶奋蹄	124



一九一三年关良在南京

我，广东番禺人。一九零零年生，可算得上是与本世纪同龄人，回忆往事，浮想联翩。

一、小小舞台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南京城中度过的。

这石头城中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舞台，简直小得很少有人知道它，而我对它却有着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

的确，钟山之麓的翠竹、古柏，玄武湖上的水波粼光，这一切既雄伟而又秀丽；还有雨花台上璀璨斑斓的石头，更有着传奇般的迷人色彩。然而我对它更惦念的是因为这儿曾经有一个很小很小的舞台……。

石头城曾经和祖国——母亲一样，饱经沧桑，历尽磨难和浩劫：

石头城也在1949年迎来了春天的喜悦，迎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

石头城也遭到过十年动乱的创伤。这小小的舞

台不知是否依然存在？

“四象桥”畔，“邀贵井”旁那所陈旧的房屋，屋前两棵老树倚墙伫立，墙门上题着“两广会馆”的横额。在这会馆的西部，有一个高出地面五尺左右的平台，平台的后面有一座屏风似的墙头。这略显长方形的平台，大约只有三、四十平方米左右大小。这也就是这所“会馆”里赖以租给人家演戏而挣些收入的一个小小的“舞台”。

1911年，我十一岁的时候，我们一家随父亲经商从广州搬来此地，就住在这所会馆的东厢房内。因为“两广会馆”曾有过这样的规定：凡是流落在此地的广东、广西人，住进这所会馆是可以不付任何房租的。这时我们一家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一个人在此地经商，经济上感到很拮据。因此，到了南京也就住进了这所“会馆”。于是，在这所会馆西部的一个小小的舞台，就成了我家的紧邻。我三天两头地溜到它身边，匍伏、攀扶在它前面的那暗红色的木栏杆上，听台上那咤风呼雨般的叫喊、高唱和看那台上的厮杀、翻打。然而这时候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龙套们的穿梭、游鱼般的满台大翻斤斗。回想我那时小小的心灵，有一段时间，真几乎是魂牵梦萦般地在它的身上了。

也就是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使我更进一步熟悉了“孙悟空”、“黑旋风”、“莽张飞”等等的英雄好

汉。好象和他们真的见了面，而且还好象常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也就是在这小小的、不到四十平方米的小天地里，让我漫游了“花果山”、“南天门”、“水晶宫”、“森罗殿”……它还常常会带领我闯进古老的奇妙的神话世界里去，给我幼稚、天真的想象力插上彩色的翅膀，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驰骋、翱翔在美丽的幻想世界里。

当时，从学校放学回来，我经过“会馆”的门口总要到看门的徐老伯伯那里，去亲昵地叫他一声。到他的那间屋子里去转一转，目的是想打听一下今天晚上“小舞台”上有没有戏演，演的是些什么戏？这位徐老伯伯已经七十多岁了，人也很和善，虽然我还是个孩子，但我每次去问他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来告诉我，今天晚上做的是什麼戏；好看不好看。如果我打听到了今天晚上有好戏；有配我胃口的戏，那我就回去把功课赶紧做好，匆匆吃了夜饭，就悄悄地溜进戏场子里去了。

记得有一次，听说晚上演的是“杀子报”，我很害怕，因为那时候我早已在大人们的嘴里听到过这出戏的故事情节，从那些添油加醋过甚其词的渲染中，一想到这出戏我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很是恐慌。再想到舞台上将会出现恐怖的血淋淋的场面，我想还是不要去看了。但好奇的心和浓重的戏“瘾”，使我

不肯放过看这出戏的机会。于是我在这天晚上又照例匆匆地吃了夜饭，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在开演前又悄悄地溜进了戏场子里。也不敢找个座位，就踮起了脚，两手匍伏在戏台前沿的栏杆上，凝神屏息，直望那挂着幕布的戏台。一会儿，灯灭了，幕布渐渐地拉开了，眼面前马上出现了一个阴森森的世界，一股冷气直钻我心底。好怕啊！我真后悔我不该来看这种鬼戏。突然之间又是金鼓，又是雷鸣，伴奏乐器又发出一声声尖厉怪叫，真似撕裂人心。一会儿戏台上又是拳打脚踢，棒来棍去，之后又来了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口吐鲜血，两眼发愣盯住了一个孩子……吓得我伏在那里大气不敢喘一口，只有双腿在微微颤抖，足足站了有三个多钟点，才熬到看完这出戏。回去以后还是惊魂未定，神志恍惚。当天晚上在睡梦中说了许多梦呓，还不时的被恶梦惊醒，吓得“哇哇”直叫。这一夜我把母亲也折腾得没有睡好觉，吓得母亲连声说以后再也不让我进这小舞台去看戏了。并吓唬我说，以后如再看到我溜进这戏场子去，就要打断我的脚踝骨。

此后，真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被母亲管束住了，她不允许我往这戏院子里跑了。可我的父亲真疼我，他知道我这个“小戏迷”没有看戏比啥都难过。因此他有时就瞒着母亲把我带去看戏。这真是“塞翁失马”反是福，我跟了父亲去看戏可舒服得多了。一不要

偷偷摸摸的老早就溜进场子里去等着，站着。二是还可以在父亲身旁舒舒服服地坐一个位子。遇到戏中有看不懂、听不清的地方，随时可以问父亲，他对我的噜苏纠缠，从来不会厌烦和生气。相反，有时候我不去打扰他，他自己会来给我提问，讲戏。有时只要我稍微问一下，他就会津津乐道地讲个不停。从此我跟父亲看戏，不光知道戏里更多的故事情节，而且还分清哪几个是好人，哪几个是坏人。以后看起戏来更有劲了，味道也更足了。

在南京倏忽已有五、六年时间，我的小脑袋瓜里已经装进了不少古时候的一些英雄、好汉、豪杰、侠客的形象。“打虎武松”、“花和尚鲁智深”以及“诸葛亮”、“包龙图”等等，对他们的崇敬，钦仰之心有增无减，印象极深。

这几年，我除了上课读书，课后看戏之外，大部份时间就是根据我小时候在广州时收集的那些小画片(也叫香烟牌子)上的人物，再联系我经常看戏后获得的一些印象加上自己的想象，画了许多人物像。在我周围的一些邻里亲友居然也会向我要画。同时还会有人来夸奖我，说我画得好、画得象。把它当作月份牌(现在叫年画)贴在自己的屋子里。

此时，帝国主义列强对我中华虎视眈眈，时时借故凌辱、侵略我国。而当时统治我国的北洋军阀、反动政客们却都醉心于争权夺利，过着花天酒地的

生活：对外则屈耻忍侮，丧权辱国，对内则横征暴敛、压榨民脂。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逃荒的要饭的比比皆是，真是一派凄凉景象。这时我已十六、七岁了，即将闯入人生的舞台，我看得很简单，儿童的稚气在我身上还不少。在我正式跨进这人生舞台之前，已在这毗邻的小小舞台上，领略到一些社会的缩影，知道了一些人世间的是非曲直、善恶美丑，阅历了一些如此纷纭、难忘的人生，多少磨炼了我这颗“赤子之心”。正象有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才会有高尚的情操一样，有了这“赤子之心”才会有“虽解体犹未变”的坦直胸怀。所以这小小的舞台不仅在我以后的艺术生涯上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我的处世为人也起了潜在的影响。

那时为了生活，我也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出路，懂得终究不能还象孩提时代那样围着这个小小的舞台辗转，嬉戏终日，无所用心。我势必要离开这小小的舞台，跨进人生的大舞台，去搏斗，去挣扎。这时父亲已为我动了不少脑筋，想方设法给我找个较“好”的出路。在那时候无非就是想找个比较稳当，能多挣些钱的职业。正值这时，在日本留学的二哥恰好放假回来，家里人就同他一起商量，最后决定还是让我跟二哥一起到日本去留学，投考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应用化学”，以便博得一技之长，学成回国后，也可在工商实业界中寻找门路，捧住

一个牢靠的“饭碗”糊口养家。

就这样决定了。我和二哥乘上东渡日本的轮船，那是1917年之春！

别了，母亲！

别了，金陵古都！

别了，我那神驰梦游、朝夕摩踵的地方——这个“两广会馆”内的小小的舞台。

二、稚子涂鸦

我还得先讲一讲我幼年时候的一些情况。

在番禺老家，父母亲象牛马一样竭尽全力来耕种一块小小的薄地，怎么也填不饱我们兄妹八个人的小肚皮。有时采些荔枝和乌榄，在那米珠薪贵的年代里，也只能换得几餐半饥不饱的口粮。那时父亲已四十出头，为了今后有好日子过，全家人只能更省吃俭用，勒紧裤带，积攒凑合些钱，让父亲去学做小买卖。起初他的胆子还小，常常怕赔本，只有在家乡周围的近处跑跑。几年以后有了些经验，胆子也大了。为了实现“生意兴隆”的长久之计，父亲决定到外地去经商。

我三岁那年，父亲携带我们一家人从番禺乡下迁居广州。

在广州，父亲将我送进逢源北街上的一个前清

秀才叶善筹的私塾去念书。当时入学，每人都要自备桌、凳，而且都要用红漆漆好，并在入学的前一天就得搬到私塾里。我的母亲十分慎重其事，一切都按照当时的规矩、习俗，在入塾的头一天，她亲自带了我，去私塾拜见先生，接着又在每个同学的桌子上，放上一个她精心制作的彩色面素桃，这象征着私塾里又增添了一名新同学，并且有希望与大家和睦相处的意思。第二天她还是领了我一块儿去上学，到了学堂里，在我的坐凳上放上一块糯米糕，意思是要我坐得住，坐得稳，读书时不会三心二意。第三天，母亲手拎着一篮子活鸡活鸭伴送我到私塾，要按照她预先教我的一套办法，将这些礼品亲手送给我的这位先生。那时候我毕竟只有三岁，要这样做真是又怕又羞，后来还是靠母亲拉着我，连哄带拖地将礼物送给了先生。这位老秀才收下这些礼品时，笑得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也许是对我这个新学生的一片孝敬之心表示满意吧。

私塾的第一堂课便是“描红”，我的小手竭力抓住大毛笔，颤抖着，怎么也描不好本子上已印好的“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四”这些字。叶先生确实是个善心人，性格也很温和，他把着我的手，一笔一画认真地教我，极其耐心。至今想起这些，犹对这位启蒙老师深怀感激之心。私塾里除了写字就是读《三字经》、《百家姓》直至《孟子》、《论语》之类的

课本。我上课很老实，所以从未被先生打过手心，虽然如此，但不知为什么我的脑子总不能把这些书本牢牢地记住，因此我的成绩很平庸。父亲“望子成龙”心切，但又怕我太苦于做作业，高兴起来就带我出去玩一会，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到处去转转。那时我家住在督府衙门西面，有时他驮着我要走一个多钟头，走到海珠长堤那边的“乐善戏院”去看戏。心地善良的母亲可不是那样的宠我，依顺我，她常常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要责备我，而且还责怪父亲太宠我溺我，应该对我严格管教，不要把我宠坏了。

十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当时省里的正规学堂之一——南强公学去读书，接受当时所谓的“新学”教育，这使我的知识面开阔了不少。学堂当时已开设了一些新课目，如外语、化学、几何、代数等等，还有活动课（相当于现在的体育课）。老师还以木枪、木杆等作为器械而进行军事操练。学堂严格规定平时学生一律穿学生装上学，但每逢初一、十五这些日子又一定要穿上蓝长衫、黑马褂。全校二百多个师生集合在一起，在“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的牌位前，垂手肃立，在香烟缭绕之中恭恭敬敬地向“孔圣人”的牌位作揖磕头。

许多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都已变得模糊朦胧了，但只有一样东西，对我来说，虽然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却还是清晰地记得，就象还是昨天经过

的那样新鲜。也就是它，将我不知不觉地引进了色彩、线条、造型的无穷奇妙的王国里。就是它——小小的香烟牌子，也有叫它“洋片”的一种小画片。这小玩意儿在我童稚的年代里，似乎也可称得上是我的另一位“启蒙”老师。

由于父亲经商，往返各地，他时常带回些稀罕的玩艺给我们。这小洋片儿就是其中的一种。有时候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去弄来那么多的香烟牌子，上面有“武松打虎”、“豹子头林冲”、“铁拐李”、“何仙姑”，还有什么《三国志》里的“刘、关、张”，《封神榜》里的“红孩儿”等等，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好感。从此我开始大量地搜集这些小画片，而且非常珍惜地把它藏在一个小小的铁盒子里。久而久之，倒也有好几百张，蔚然可观。当我看到别人也有香烟牌子时，就把那个小铁盒子捧出来与人家“争奇斗艳”比个多少。当几个同学好友来我家玩时，我就高高兴兴地捧出我这心爱的“百宝盒”，将洋片一一取出，把自己一点有限的“学问”津津有味地向他们作介绍。这不仅满足了来看洋片的同学好友的好奇心，而且也满足了我自己的好胜心。这样不但赢得了小伙伴们的羡慕，而且也促使我对玩洋片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有时，我就喜欢拿着笔对着洋片画，有时，就随地取材顺手拿起刀子、竹片、树枝等在地上乱划乱画，尽管画得很不象，手长脚短、

鼻大眼小、非人非鬼，但我还是照样在上面写上了我的“尊姓大名”，俨然似真的一幅“标准”绣像。这对我来说比起学习其他功课来要感兴趣得多呢。时间长了，不知是这洋片儿对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还是我对它产生了感情，总之，我们已经形成了形影相随不可分离的伙伴了。

这种有着无穷乐趣的“涂鸦”，一直伴随着我渡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直到我家迁居到南京城以后，我还是有着如此浓厚的“涂鸦”癖好。

三、东瀛求学

1917年，我十七岁的时候，二哥同我一起从上海乘船去日本东京。

跨上东渡的轮船，告别了上海这个喧嚣的都市。船很快地离开出了港湾，驶进了茫茫的大海。这时我默默地站在随浪颠簸的甲板上，回首远望渐渐消失的祖国海岸线，心情沉甸甸地。轮船前面有几只海鸥在翱翔，忽而在船舷旁掠水而起，忽而乘着雪白的浪花，紧追在船尾。鸥鸟好象也是带着故乡亲人的情谊来为我送行，难舍难分，好象一直要把我送到大洋的彼岸。离开了故乡、离开了祖国，心地里总是很不踏实，这时虽然还有二哥和我在一起，但仍是感到很寂寞，孤独。觉得自己的身子好象是一只无帆、断索的小船，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中飘摇、颠

荡，摇摇晃晃地驶向陌生、未知的彼岸。前面漫长的航程上将会遇到些什么？一切茫然而又惶惑……。

在东京繁华、喧闹的大街上，在那些穿着宽袖大服、蹭着木屐的人流中，我和二哥两人背着行李，吃力地行走着。数十分钟后，二哥指着前面挂着“春日馆”招牌的房子，说：“到了，”并指了指那边一排楼房的大门口，“我们就住在这儿”。我一看里面是一幢幢旅馆的房屋，井然有序。

这公寓的楼房共有几十个房间，每间住一人，全都是租给在东京几所大学求学的大学生。为了节约开支，二哥就和房东商量，让我们两人合住一间房子，这样既可节省租金，又可相互照顾，正合我的心意。

初到异国，因言语不通不敢出门。于是就得先加紧学习日语。在二哥的帮助下我到研数学馆去复习各门功课。这里抓得很紧，进度很快，有时候实在太紧张，颇感到头昏脑胀，疲惫不堪。这时，我就拿出一些从家里带来的画册、图片翻阅欣赏，偶然也兴之所至，手痒难熬。涂涂抹抹，自己又画上几张人物画，增加一些轻松感。

作家许地山的哥哥许敦谷是我二哥的要好朋友，他也在东京读书，而且也住在附近的宿舍，因此常来我们住处聊天。有一次我的几张画被他看见了，居然得到他的“赏识”，说我有些艺术的“天分”，